







壽于長公六十序

于氏以文史發家彬彬多宿儒才士長公獨朴茂不彫飾季公以經術為天子師至大官而長公以布衣居里中然里中稱第五之名不減驃騎焉公少學書不成去而力田力田復不喜治家人產顧獨喜酒田間作苦呼酒自勞或召所善客飛觴浮白輒至中夜公故謹厚言呐呐不出口至醉則大呼長嘯意氣豪逸談鋒從橫座客無敢難者口占詞曲與客和而歌且歌且占數百言立就識者以為此達人非酒人

也居久之竟中酒以病乃嘆曰酒以養性也酒而病  
是以性養也遂止不復飲酒於是公年六十矣姻家  
秦公遊長安歸而為公壽屬不佞以詞蓋史稱鄒魯  
之俗好儒備禮其民齧齧有桑麻之業好賈趨利甚  
於周人彼其爭時作力智盡能索鷄鳴不得休何暇  
為樂而任誕者流枕藉糟粕知其非是不能自還坐  
酒之流禍者亦何可勝道也如公者豈不誠矚然脫  
於世之滋垢哉公讀書不為儒輸粟不為官居不為  
羸積出不為廢著去是非聲利之境而之醉鄉又去

醉鄉而之澹恬廣莫之野當其醉也不知有榮辱不  
知有少老不知有人我而及其不飲也遂復不知有  
酒不佞以此知其果達人非酒人也秦公歸與公故  
所善客設酒具而過之相勞苦如平生驩得無曰公  
向以酒自豪飲八斗醉二叅諸賓客不敢望今賓客  
幸善酒如平時而公獨不能勺飲昔何壯今何怯也  
即不知公何以應客不佞請為公解之晉初諸賢持  
螯散髮酣飲自放而人稱之曰達陶彭澤故喜飲酒  
已而止酒作止酒詩而人亦稱之曰達夫晉人其有

所寄也若曰以遣世累而固已不能無酒累即其遣世累也亦不能不待於酒彭澤則幾無所待矣彭澤無所待而寔是也晉人有所待而寔非然則將從無所待而是者乎將從有所待而非者乎公之入貲為儒士也儒士例得拜官非其好也棄而不受秩倘亦有羞五斗折腰之意乎嘻達人哉達人哉請祝達人壽達人亦無所待予祝矣

**篇意**

長公以弟居大官已入貲例得拜官而不受秩喜飲酒而後絕不復飲中甚稱其達

**釋義第五**

晉何準驃騎將軍克之第五弟也高情避世克勸之仕準曰子第五之名何減驃騎

### 賀惠安伯張公生子序

張之先從 高皇帝起積功至左都督其受伯封也

以 昭皇后故也七傳而至今樂山公樂山公通儻

饒幹畧善騎射磊磊有丈夫之槩喜交驩士大夫論

議慷慨娓娓有足聽者為圃於西郊備極幽勝之致

嘗自稱曰元善幸以肺腑襲徹侯之業上之不敢道

長平犁庭出塞之烈下之不敢修魏其引繩批根之

却又不能飾車騎子女如武安君惟是守先世堂構

罔敢失墜入奉朝請出從賢士大夫游以自適於郊

靡雲水之間如是而止矣往歲公修具召客觴館中  
二三兄弟余謝不往二三兄弟各為詩紀西園之勝  
而并譽主人賢教余以昨日之遊驩甚也中酒而主  
人類若有憂者蓋樂山公年四十餘而嗣未立云余  
曰是無庸憂張公其必有子則質余曰子不識張公  
何以知張公有子曰余不識張公識張公所由封我  
國家外戚數行封矣更再傳猶有在者乎微獨封爵  
有更數世而高堂大第不頽圯者乎此其近者止其  
身遠者止其子而彭城惠安如魯靈光巋然獨存豈

非以開國時有行間功哉夫擘功論烈孰與淮安鞏  
昌德慶三侯今開國諸侯伯大半國除而張氏一家  
兩伯傳世亡窮以此言之何獨言行間功已乎蓋當  
成祖時以漢王之間不能無幾微於東宮顧獨賢

昭皇后微昭皇后事且不測此為社稷之功一擁立  
章皇帝及睿皇帝委政中書常使使問閣中商確  
政事幾何以防旁落故終昭皇后之世王振不敢  
橫洎棄天下振始得政然帝亦且長明習天下事  
矣使當睿皇帝初載守國之日淺微昭皇后振

之流禍未有量也此為社稷之功二夫天以昭皇  
后康我國家而以彭城惠安世封報昭皇后豈  
其功德在千萬世之後而報不及於數世之下以是  
知張公必有子無幾何而元嗣生諸徹侯來乞言遂  
書是說以歸之

**篇意**

言惠安伯以昭皇后外戚封爵昭皇后有大功  
德康國家天以彭城惠安二伯世封報昭皇后  
必不使張公無後以是知

**釋義**

張公必有子文有大頭腦  
弟封長平侯引繩批根魏其與灌夫引繩  
擊之也根音痕

贈楊公子遊邑庠序

博士家自庠序以始由籍進而鼎鉉皆一塗也故先  
定志語曰百里之行起於跬步志定也顧名閥華胄  
之士與寒素互有難易其易者一而稱難者三公子  
勉之矣蓬門圭竇之夫未覩前期而求至茫然無所  
索途適越而止轅舍康衢而返業已日暮途遠不復  
可達即達亦已重趼穿屣憊而後至亦大難矣公子  
日稟過庭之訓移氣移體聞移耳見移目聞見移心  
印洙泗型左馬不越闌闈而得之曷其易歟顧士起

自白屋一應弓旌足以光大其世若夫衣冠之族視為故常其父析薪其子負之僅名曰肖其不克負荷則遂廢其弓冶不稱肖矣其難一士束髮遊里塾行能相若而相安若自宦遊而返國人屬耳目焉被服言動皆指以為恠異不見才則以不見才譽之見才則又以見才譽之其難二窮鄉下邑終身不見異物而遷其脩業難進亦難退若世家則耳目不乏玩出入不乏侶心有馳斂而所就業因之進既不難退亦復易如介駿馬而馳近即千里遠亦千里其難三蓋

不佞少從家君宦遊之方城已而之雲中其居里中不滿一歲前所稱一易三難者皆不佞素所歷也故舉以告公子今有尺幅於此純素而待繪飾繪之工不工無所匿也然繪不工不如其已也易其不工而別繪之其為力倍於未繪時故君子慎始今公子亦純素待繪飾時也公子勉之矣惟學可以取益於古人惟問可以取益於今人才不厭上人志不厭下人夫惟下人乃可以上人吾告公子止此耳若夫自庠序由籍進而鼎鉉則公子所自致無問不佞矣



**篇意** 謂世家子為學易而亦難在先定  
志在慎始規勉公于厚之至  
**釋義** 重研足行至斤新諺曰  
其子不

會試錄序

代已丑

萬曆十七年己丑春天下士待試禮部者四千四百  
有奇尚書臣某侍郎臣某以請上命太學士臣  
某學士臣某典試事臣某猥以章句日侍 旃帷尋  
至孤卿參陪 密勿中更賢闕造士不效四方士習  
未盡歸淳乃又奉校士之後臣蓋嘗三與校士矣始  
禮闈分經次鄉論秀最後副禮闈皆受成事而折衷  
於主者乃今總全經校天下士得與不得皆在臣無  
所他諉臣為此懼始入闈即與諸執事約所取士文

不得滅質巧不得斷樸竒不得掩正百家二氏不得用以緣飾六經令既具罔敢不共比竣事歷二十有一日錄士雋者三百五十人文優者二十篇以獻如故事臣當序簡端風示以入官之誼臣惟諸士進而服官亦惟是大府之憲象魏之典是訓是行無所俟臣言而臣受命薦士第序所以薦士之意竊見上夙夜憂勞天下明教化一統類頌下詔旨至再至三期於平康正直之路夫自三事六列下逮一命何莫非士正朝廷正百官宜無如正士而士

奚從正語曰作於心害於事作於事害於政正之於心未有徵也正之於事於政則已晚夫惟文章立於心術政事之交而可以為徵正天下必自此始蓋成弘之際士風嘗樸茂矣樸不足以見才則厭而趨繁繁不足以存體則厭而趨簡簡不足以標異則厭而趨竒由竒入險由險入頗江河之變至是而極焉人情所之既厭則反其始今亦其削雕反樸時也臣竊謂正文體宜自今日始前此六十年亦為已丑其所首舉士文固無異至今慕效焉天道一周往而復反

臣受命適當其會則兢兢於知人之難而嘆士之求知者非其路也今有人於此訥言質貌踈節直幹於事未必便也世必以為無他華言飾行宛轉繁縟於事未必不便而世且賞其能疑其巧以為不可知也夫士徒以空文自託於不可知之地而臣又不敢以其文之竒險頗僻者遽信其心術政事士操不可知之術以求庸臣操不敢信之心以相士是臣與士兩失之也漢去古未遠天下藏書未盡出當武帝時尚苦百家殊方欲絕其道勿使並進今修辭之家滋

益多所稱殊方者何啻百倍漢時而天下學士大夫浸淫二氏糟粕以為聖真神解蓋漢時憂儒與百家並立而百今乃憂百家與儒參入而一此文章之極弊而心術政事未有所歸也夫論文必以尺幅而士之才者或軼於尺幅之外故臣今日退之毋敢失才進之毋敢失體不得已寧失才毋寧失體而要之於才未為失也冲和平澹雅士之恒操也易而實是竒險頗僻才士之極致也難而實非士乃舍易而就難舍是而就非者無他意固欲因此以見才而主司者

亦斤斤無失才士耳夫才士也天下推以為鋒而望以左右袒彼見上所申命如彼登進如此將謂及正之心不勝其憐才之心徃徃持兩端何以使人不惑臣終不敢以憐才故而使詔旨不信於天下故寧失才無寧失體體一失遂沿而不返若士而才則終不失也南宮之闈更三歲而闕即一不見收未嘗不復進也士能洗心滌慮一軌於先民作者以應詔旨必且收於異日夫置之此而收之彼固一人之身耳使失竒險得冲和失頗僻得平澹所得孰多庶幾以

此成天下士何名失士哉臣不患失士才而患不得士心術與政事不得其心術政事而徒操咫尺之牘無為也人有相馬者求之絕塵追風自以為得天下馬及其鳴和鑿範馳驅雖復一日千里無所用之千里馬非世所常有有之亦不可以備法駕夫不可以備法駕者臣不敢以程士馬之有轡銜也木之有繩墨也農之有畔也士之有六籍也治天下之有典章也此世所常有夫惟世所常有者乃可以正天下正天下必自士始矣

篇意 在正文體寧為常不為怪未段世所常有乃可以正天下立論大鈔

封都御史魏太翁壽序

魏太翁者向嘗為鞏昌別駕能其官歸而為德於鄉舉三子皆為世名人而長公懋忠最顯懋忠撫晉陽飭吏治簡軍實其治以精覈博大相輔甚得夏裔之和以考績最 天子賜璽書貴翁如其官翁年八十九矣懋忠謀歸養翁聞而亟止之曰汝兄弟三人仕於朝而汝兩弟皆中道夭闕 朝廷舉三士而僅得一士力汝何庸歸懋忠曰固也父老矣舉三子不得一子之養其安庸子父一而已朝廷何患乎無士乃

以疏請於朝其辭絕懇惻甚於李令伯 天子下其  
章主爵者相與議曰魏中丞慷慨獨行君子也朝廷  
得才士易得端士難假令在田間尚宜推轂令出豈  
得以私情聽其去覆疏具言其不當去狀制曰可懋  
忠既上疏移鎮鴈門待報既不得 命將復以請而  
主爵意亦持前議甚力得請與否未可知而余竊有  
感於君臣父子之際可以論其世也夫世有三難而  
懋忠獨否為臣難為臣而為子難為臣子而為君子  
難臣之難也蓋莫難於邊臣晉自汾石之役歲中虜

邊民苦兵邊兵苦餉邊臣苦議論比者虜內附二十  
年懋忠受疆事虜奉約束惟謹邊人釋甲負耒而嬉  
中朝知懋忠才而信其品諸所經畫措注朝入夕報  
可無復以奇議撓之者懋忠乃盡以其心為 主計  
而以其餘日奉親故曰為臣難而懋忠獨否也人臣  
授節鉞援桴鼓則忘其家疆場戒嚴不敢奉其親以  
出又不敢遽言釋負去獨有瞻雲陟岵心目俱徃耳  
懋忠家大名去晉陽數百里屬塞上無事迎太翁之  
官舍關吏負弩傳呼甚寵居久之太翁思諸孫則復

奉板輿以歸假令懋忠不得請即不難以為臣兼為子令懋忠得請又不難釋為臣專為子君親兩無負進退兩有餘故曰為臣而為子難而懋忠獨否也自余與懋忠入官以來士風凡三變始而士趨勢勢澀而敗名則改而趨名名激而敗官則改而趨於模稜首鼠容容自保而懋忠始終無異操夫不能徇世必忤世世亦何必忤品太高名太盛即造物忌之而人情不欲其獨有故庸士忌才曲士忌直汙士忌脩靡士忌獨立而君子亦凜凜於峻絕危疑之地悔白璧

之難為想直木之先伐乃懋忠上受

主知下收士

論入持簡出仗鉞展意無所依違而世彌信重之其請雖發於至誠至情而當事不忍聽其去故曰世之為君子難而懋忠獨否也夫太翁亦人臣也為臣而不究其用以其用寄之懋忠懋忠能為臣乃始貽其親以忠能為子乃始貽其親以安能為君子乃始貽其親以令名貽以安身乃壽貽以忠與名名乃壽百年壽身千年壽名懋忠所以壽其親者大矣晉中藩臬諸公問壽言於余余交於懋忠至歡微諸公之請

不佞故宜有言請歌彤弓以識懋忠之成而歌抑戒以為翁壽要之懋忠所以壽其親者大亦無俟予祝矣

**篇意**

發 大意在魏懋忠貽親以安又貽親以忠與令名所以壽其親者大歸結在末數句文字婉轉相

奉賀官保大司空中陽舒老先生被詔還朝存  
頃歲淮水溢侵泗州波濤及寢園之外 天子宵旰  
咨嗟 詔桂陽舒公以大司空往督理之於是公南  
浮淮北浮泗中浮徐沛荒土浚流塞菱捷石開岡城  
之防疏戴村之堰濬韓莊之渠而韓莊之役最大自  
隆慶中數議數勘數見格皆謂功費大非數十萬不  
可又難以歲月就公毅然任之費不及五萬逾時告  
成事 天子下璽書褒勞予金幣加秩太子少保無  
何以失司空詔還視事公之屬某君某君皆賀公之



有成勞也公獨穆然若有深念者蓋公首腰鋪河之議未竟而見徵腰鋪河者去清河口數里淮與黃河交匯而入海黃河怒流淮壅闕而溢震驚陵邑公議開腰鋪河數十里以分殺黃河之勢則淮水建瓴立下清口無沙墊泗州積水可消而時詘未能舉也余獨以誠為河計則公在外難在內易耳舉事之難也議論多而視聽眩也言者一人覆者一人勘者一人行者一人而總之受命於主者夫河也非大司空主之而誰為政者故欲善事者莫若使自言之而自為

之自任之而自主之自言之而自為之者前日韓莊之役是也自為之而自主之今日腰鋪河之役是也公去河上而公之區畫在入為冬官而公之主持在是公前之治河一而今之治河二也雖然吾又以為公之舉職在外易耳而在內難夫水故湍悍其為利害曲折可得而知也筭計商度功用可得而言也決策而從之山樅泥橈負薪沉玉可得而為也即議論徃復自上出者下可得而覆也鳩工釐費有時自下沒者上可得而覈也蓋水於天地其血脉也瀦而不

流激而羨溢則血脉之壅而蠹也夫國亦有血脉於此大司空所職金錢刀繒山陵陂池車馬毛革木植材用之事無不與內參共焉有所依而出而下不能覆有所竇而入而上不能覈蓋治河之蠹者不患不能言患不能為不患不能為患不能知而治國之蠹則非難知之而難為之非獨難為之亦難言之隨之則波流茅靡日以成例不可返激之則橈推掣肘爭尺寸而失尋丈夫惟老成端亮之臣有劈畫無阿狗有主持無激發然後可以表僚案而濟時艱則非公

當孰任哉今夫治水土曰平治天下亦曰平水壅則溢激則潰國壅則救激則爭平即天下無事矣公既以治水績禹之績而行且秉銓持衡以紹宅揆之烈願公始終以治水之道行之也於是乎言

**篇意**

舒公以大司空出治河議腰鋪河以殺水勢無驚陵寢未竟而徵還為大司空篇首言治河在外難在內易公入而在內則易為也復翻言治河在外易而在內難公在內又不易為也末言治水在平之勿使爭立論天下亦在平之勿使爭立論天下

**釋義**

**搴交** 搴音騫取也交竿也取捷石捷以石為攢音  
**捷石** 捷音  
**攢** 音局  
**負新沉玉** 漢子河  
以鉄如錐頭施橈音敲行泥上如箕

决武帝自臨决河沉白馬玉璧  
于河令後官皆負薪實决河

贈少司馬郝公總督薊遼序

比歲疆場多事邊人未息肩而島夷起東南實為封  
豕以游食我屬國 天子東顧咨嗟用廷臣言簡雲  
中郝公總督薊遼諸邊閭以外皆屬焉公之被命自  
遼左中丞徃故遼左諸大夫以贈言屬不佞不佞反  
覆時事而知 天子所以命公重也盖今日薊遼之  
勢與昔異昔之難難在虜而已今虜形緩倭形急議  
者亦遂急倭而緩虜此形有緩急情不可知也倭來  
而吾力疲於戰虜且掎我倭不來而吾力疲於守虜

亦且玩我是謂以倭兼虜難比者出塞之師遼與薊  
十居其六夫少出師則不足以當一戰盡銳以出則  
守備虛有如間道而乘我不備則為害滋大是謂以  
戰兼守難南接齊北控燕其間薊以錯遼海以錯陸  
不可以預設地預設地則不當又不可不預設地不  
預設地則疎習水者未必習其地又未必習  
水是謂以海兼陸難京輔四十年不被虜二百年不  
備倭今既驟而強之於兵又驟而強之於倭軍操其  
急勢必踞而乘民民憤其擾勢必懼而訛兵而官環

其中勢必意而低昂其民與軍是謂以兵兼民難此  
四兼者皆前所無今所難也而愚以為在公直易耳  
蓋天下有兼任有兼才以偏才當兼任則難以兼才  
當兼任則惟兼乃易耳趙廣漠治京兆以為亂吾治  
者三輔也使吾得兼治之則差易也故以滕薛則勞  
以齊楚則逸此言偏任難兼任易也公起自雲中習  
兵事為名御史經畧邊關歷官中外仗鉞遼左以迄  
於今此其視虜也如在目中而其視倭也猶之乎視  
虜戰與守兩相推海與陸兩相應兵與民兩相衛而

備倭與備虜兩相為用四兼者誠難在公直易耳自  
經畧出塞而廷臣遂謂 朝廷以倭屬宋公以虜屬  
公夫經畧專在倭耳乃制府則何所不兼也 明主  
御臣必有所專有所兼專者待兼者而重制府未必  
經畧重而經畧得制府始重國家倚兩公如左右手  
而經畧之須制府如左之須右右善捍則左無患吾  
未見四兼者之足為公難也請賦桑扈之卒章以贈  
而擬采芑之什觀成功焉

**篇意**

當時制府以虜兼倭聖公以兼任意

**釋義**

桑扈

燕諸侯詩

采芑

方叔南征詩

### 送太宰夢山楊先生致仕序

吾鄉夢山楊公為太宰七年乞休章凡數十上 天  
子重違公志予致仕乘傳以歸歲給夫廩示優異焉  
去之日百僚設祖帳都門外相與歆艷嘆息謂此數  
十年所無而又或謂公尚健奈何自遂忘天下 上  
亦奈何不且為天下留公不佞則以為公之得請與  
上之聽公去也是清朝之盛事而太平之顯徵也蓋  
韓魏公治相州歐陽脩以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  
為人情所榮而蘇軾作醉白堂記謂公浩然將歸老

於家天下共挽留之有羨於樂天而不可得夫以魏公勲名德業而歐蘇兩文忠一以其歸為榮一以其不得歸為歉則大臣進退之際何可易言之也不佞侍公久竊以為公敷歷中外大類魏公而持論行事皆近之魏公自諫官歷安撫招討經畧始入為執政而公亦自諫官歷藩臬以中丞撫晉代上谷間始入為太宰魏公朴忠厚重不務分別白黑以杜朝士甲乙之論而公亦以朴忠厚重和合朝廷以為百司各循職業省議論而天下自治識者讀其啓事皆

有宋大臣之風然魏公終其身埤益鞅掌不得謝事以歸其歸相州亦自領安撫使而公仕四十餘年大半予告今且懸車解綬翩翩歸桃花嶺上也歐所稱功被生民德施社稷皆公所有而蘇所稱處憂患之域行利害之塗皆公所無蓋惟天下無事國家有人故公得釋重負以去不然公即欲自遂奈天下何上即欲聽公去奈天下何蓋天下有盛世之君子有叔世之君子叔世之君子錚錚皎皎常有餘盛世之君子悃悃款款常若不足叔世之君子鞠躬盡瘁

馳騫出入而常不足盛世之君子功成則退年至則  
還雍容進退而常有餘以其人論其世即千百載可  
具觀而何幸於公見之也公行矣世之以進為榮以  
退為潔以一身為進退者皆不足以頌公微世之清  
夷公即不來微世之清夷公即不得往故余以為公  
之得請去是清時之盛事而太平之顯徵也乃論次  
之以附書錦醉白二記之後使後有考焉

**篇意**

以韓魏公比楊公而以公之得  
遂其退為盛時之徵意自大雅

**釋義**

書錦韓公所構堂醉白皆韓公堂  
歐公為之記坡公記之

### 賀中丞成公序

成公起家循吏用治平第一人為天官即一再擢為  
藩為臬備兵塞上數年自永平移遼左治開原復自  
開原移鎮薊會有虜倣 天子赫然飭九侯採望實  
易置文武大吏廷臣爭以公應詔 天子乃以節鉞  
畀公命既下將士戒於伍民賀於里虜聚數萬眾塞  
外而不敢入治餉諸大夫故與公同事者介使屬不  
佞辭焉余惟天下之郡國百而邊最重邊九而薊最  
重薊左遼陽右天雄建節而填撫之者三而順天最

重洮河之役自咸陽以西盡城守矣而中原故晏然也虜即變東不能踰關址不能踰三晉而深為我患薊自大寧棄而孤懸紅山獨石之間羣豺狼也去京師三百里踰夾嶺道黃花則九廟所從游衣冠也往歲虜以實犯陝而我猶緩日者虜以聲犯薊而我遂急者何也陝遠而薊近也公故治遼左遼左不稱戰場乎虜無歲不犯遼而我晏然也頃偵虜駐塞外而我戒嚴及偵虜犯遼而我遂緩者遼遠而薊近也夫當其遠即歲中虜我得以其入為候而備之故形

急而情緩當其近即不中虜我不知其入不入而無所不備故形緩而情急夫虜有形有情有形之形情之情而我借聽於一二間諜之口恫疑則外乘恐唱則內曩彼且得亟肆以疲我而我坐自困游聲紛沓軼於京師一人操聲十人操響故薊之邊事視九塞最重亦最難雖然在成公易耳天子之用成公也先畀之治民而始以治吏既畀之治賦而始以治兵尺量寸度而始重畀之成公之效職也如駕輕就熟而始引以自任其於地形險易虜情向背不啻一二



數矣謀素豫士素勵物素具必且有終歲之備而無  
一旦之急虜習知公威畧不敢復以形脅我而內倚  
公如長城亦不復以響撓公夫薊誠難在公直易耳  
蓋嘗讀六月出車之詩所稱城朔方至太原稍見古  
人制馭之畧而其所匡定則惟王國為兢兢亦惟是  
畿輔之重為九塞根本也王國安夷狄服一大創則  
諸部落相視而不動一負矢百羣奔則伐獫狁荆蠻  
之說也由此觀之薊不足以難公薊得公而重薊重  
而九塞亦重矣嘉庸懿績則不佞執簡俟焉

篇意

薊在九邊最重以其近京師也成公鎮之必有  
備豫而不脅於形急審矣末引詩城朔方定王

釋義

九塞亦重議論自大  
漢高廟每月出游高帝所  
藏衣冠此引用謂近陵廟  
吳音閉不辭而怒也

游衣冠

賀顧公祖巡撫遼東序

今歲遼東撫臣缺

主上深惟東北重鎮數被兵命

廷臣簡賢能習邊事者以聞廷臣皆推轂薊州兵備

顧公

上以為僉都御史往填撫之時顧公方經理

京東水田有狀乃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備兵塞

下興修水利展布四體以從事溝塍之間猶懼不給

而復以臣撫遼左誠恐愚不任遼左事而墮薊門將

成之緒願守故秩以竟臣志

上嘉其有讓而以推

擇出自廷議竟

勅以往蓋

聖主博謀以任人蓋

臣退讓而守官稱一時異數盛事云副總戎李君而  
下六人者謀為公賀屬不佞為贈言不佞先世遼人  
也桑梓松楸寔庇於公之宇下而敢以不嫻為解夫  
遼左事誠難言之矣今天下安瀾三垂晏然獨遼左  
用兵耳而其材官甲士不滿八萬以八萬之眾列三  
面障而守所備多而力分諸引弓之國蟻聚蚓結伺  
隙而入則我常分虜常合虜潛而入掠比我成軍而  
出眾已宿飽我介馬而馳日百里而趨戰則我友為  
客虜反為主挈眾寡計形便蓋以一擊十之勢哉矣

以漢衛霍之烈匈奴不敢近塞而漢士馬物故亦畧  
相當彼以天下物力轉輸一隅以天下兵力經營一  
隅而僅乃勝之而今以一隅之力當三面虜兵與餉  
不歲益而虜患不歲減故談遼左事者以為難然遼  
人生而習虜一當行陣奮顧貫戟攘臂大呼北面爭  
首而李將軍躬踐戎行橫歷虜庭自束髮與匈奴戰  
未嘗不得志故遼左無必勝之勢有必勝之民無必  
勝之民有必勝之將今復以威名聞望如顧公者奉  
璽書以涖之與李將軍左提右挈而視塞上之師謀

之樽俎之間比之堂皇之上制之繆繆之末而縻之  
羈勒之餘即沙漠之烽可以不舉而三韓之甲希用  
矣蓋公敷歷藩臬在閩粵滇浙之間息邵武之亂平  
嶺東之寇解滇南土司之焚定浙東兵士之變斧斤  
芒刃兼資而用批竅導卻迎手而解其他功隱於視  
聽謀隱於帷幄者不可殫紀而識者猶以為未究其  
用今且建牙假節以臨三韓不從外監不從中制以  
大布其胷中之竒是公得遼陽以就勲名而遼陽得  
公以奠疆圉 朝廷得公亦可以無復宵旰而憂匈

如此固朝列邊氓所以動色而相賀者耶乃識者猶  
若斤斤乎有深長之慮也以遼左孤懸之鎮獨以一  
線道通中原其坐而哺者土之毛耳百戰之餘瘡痍  
未起原野蕭然半為旣脫胡騎蹂躪歲多不登物力  
屈乏軍食半菽越語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乃遼之  
所不足者非教戰也其無亦計地之便宜詢百姓之  
疾苦而燠休之夫揚抱援鼓力爭一戰之勝易而長  
駕遠馭坐寢遠人之謀難銘功策伐以耀天山瀚海  
之外者其業光而挈綱引維使吏不失職民不失業

以安郊保疆場之內者其澤遠此數者以公才則優為之而不知其孰先不佞竊覘之於薊公之在薊也不以天子之寵命而忘疆理之勤夫薊之邊事豈不至殷繁而公獨汲汲於此也豈非以國家根本之計故耶我知公所以為遼陽矣

**篇意**

遼左以一隅當三面之虜故談遼事最難然而公之就勲名者正在於所難也末復以生聚教

**釋義**

訓為根本之計為顧公望  
**既脫望室也**

贈林育所侍御考績序

侍御林公以是歲按中州且行矣會秩滿三歲則列狀上功曹功曹核其績最天子嘉而賜之命臺中故事滿皆有賀而林公所薦達數公者相率詣不佞來徵詞余惟御史之績與百執事異天下諸司懸衡御史賢者予上考不賢者不及考輒斥去滿三載而非賢非不肖者又不得考其任不任皆御史為品目以聞於朝而後天子黜陟焉御史則不然其措注在按部其建白在朝廷任不任皆天下耳目所共

見不俟人相引重也夫百執事俟御史而重而御史自為重然則御史所為績者大矣公先按事宣大宣大歲苦虜患其晏然不被兵自和戎始和戎之利可覩明甚乃公獨謂不然為條奏上之其畧曰昔在世廟時邊方蓋多事矣財盡於戰士死於虜也視今可不謂危焉然財盡於戰則士富也士死於虜則習戰而多勇今財盡於歲繒而士死於培克分國賦半給之貪不止奪士餉半予之盜不息夫虜豺狼也飽則愈噬彼挾戰而求益賞邊臣不能抗邊臣挾虜而

求益餉計臣不能毋予今且長此安窮乎方是時和我無恙也而公逆知數歲之後計必出此蓋御史之績皆在天下所共見而公之隱憂深念乃在天下所不見然則公所為績者大矣今且奉命按中州比于身在宣大為肢體在中州為骨髓比于病在宣大如肢體之疾自外入在中州如骨髓之疾自內起請畧舉數端與公籌之中州頻年苦旱流離未復比者大風黑祲助歲為虐百姓毀室廬捐妻子拊首痛心而未知所委命此必且以蠲賑請頃大司農亦告匱安

從得數百萬錢米予之如大江以南乎周鄭伊洛十餘國所稱天潢之派何論千億其下者亂於齊民暴橫閭里間吏不能盡詰即欲詰之此皆仰食縣官賦常祿不為徵而奉法必用彼安能無反唇也黃河為患歲決歲為備歲有不決而無不備其費一切仰郡縣郡縣又取之民間以予遺之民奔命於河之兩涯而未有休息時然猶幸無大決即一旦而有宣防瓠子之役且胡以應之也此三者可不謂至難然皆有主者吾獨患不得慈愛疆明吏而任之誠得慈愛疆

明吏而任之酌威惠揆緩急而撫循調劑其間民可使安歲可使不害豪宗可使不好法而水患可漸減今天下吏治窳惰上下相蒙飾亭傳綜簿書而無急公憂國之實藩臬諸司再歲而徙郡邑吏三四歲而徙得徙而已不復顧後患吾前所稱三難者孰任哉御史受命而出奉職者薦引之不奉職得彈治之事即各有主乃主吏非御史孰任者公行矣公之效已著於塞上而載在士大夫之口天子方挈前功責後效而公亦且崇論宏議以終前緒吾固知公必能

任中州事其在諸司吾又知公必能以任不任程之也蓋前所治在肢體後所治在骨髓既已能自為重而又能使諸司重然則公所為績者大矣

**篇意**

林侍御前按宣大今按中州宣大所習見者和戎之利而公獨遠慮歲增培克之害今中州所患者飢民也強藩也此皆膏腹之疾侍御所當深計者惓惓忠告之憂

**釋義**

宣防瓠子

漢武時河決瓠子武帝命後官負薪親塞河作宣房官

送都諫李君之河南參藩序

李君以兵垣都諫擢河南參藩往也或謂李君方以直節顯廷中亡不歸重李君不宜出輦轂下汲長孺拜淮揚伏謝不受詔至厯詔旨強予而猶以為不得復與朝廷議邑邑也夫李君蓋亦有邑邑戀闕之心哉余應之曰是不知長孺安知李君長孺豈獨以褊心有少望耶彼痛其言不盡施用而人主迫近憚之爾李君為諫臣數年矣數引大體廷爭上未嘗不斂容禮下之也得所上便宜可下公卿議而行之上數



用李君言數見用而效異於長孺時遠甚李君則何不可也其以拾遺補闕蘋蘩省闈則惟命其以列之卿寺秩而優游以展采錯事則惟命其以蕃宣下國察長吏得失以便安百姓則亦惟命人臣為主用職耳柰何計內外論輕重也今夫風議之臣圖事揆策置郵而傳之四方其誰敢廢格顧言事與事事者其見宜不能無小異人情不能安其所異而行其所不安彼將陽為之而實不省獨以虛文應令爾故我策事而責人以所必行不如自行之之順於計也人策

事而以所必行責我不如自言之之便於事也今也李君乃得自行之矣且李君治汝南成臯宛葉間非楚漢相爭要害地乎南走淮北走洛古所稱天地之中其聲教易訖也以向所上便宜措諸行事天下益以信李君言而朝廷嚮用李君益專蕭太傅不自少府為馮翊乎漢家以為議論有餘欲詳試其政事而專用之由斯言之朝廷之使李君參藩乃以重李君李君則何不可也李君門下士王君等二十人屬不佞為贈言李君較文禮闈稱是士廷對上甲者

三人而兩人出君門下君行矣汝南故多奇士即如袁安叔度之流豈於今闕如也君往進而弘獎之德星隱隱復聚汝穎間不佞則執筆俟之矣

**篇意**

李君以都諫參河南藩始為諫垣僅得言之今居參藩又得行之矣未因門下士之請復倦上於李君之得士為結意切

**釋義**

**德星** 陳寔往見荀淑兩人子孫皆會聚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江西乙酉序齒錄序

萬曆乙酉當大比士江右列賢書者九十五人既籍奏矣已復相與序其年齒世次而錄之夫諸士即同鄉曲未必素接塵而游一旦與弓旌之典合簪傾蓋驩若平生於是乎修世講之好以附於久要之義此其意豈不誠厚哉鹿鳴之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忮以訓厚也則業已登歌而諸士既拜嘉矣其以序齒燕也不佞謂宜歌伐木伐木求友也而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請為諸士究言之蓋古今論和者其說莫

備於晏子矣而師曠論不和之弊曰臣不心競而力爭公室懼卑若是乎和之關於國體也夫五聲不相謀而和五味不相符而和諸士之始進也臭味則合矣迺其性行才品高明沉潛當不能盡同然要之考德講業期於成已其遇合於世要津散秩亦不能盡同然要之協恭考政期於共濟國家事而已故朝箴而夕警不害為同德彼弦而此韋不害為和衷惟夫各私其身各是其見憑其虛憍之氣斤斤乎其不相入則所謂不心競而力爭乃謬於伐木和平之旨矣

今諸士披襟握手煦煦語言相取下雍容揖讓曾不敢跬步先其長者以此為和意庶幾焉然而未究和之用也夫相成相濟而無相軋之謂和不和者反是不佞之按茲土也維風考俗人談象山之學士附永叔之節則誠私心嚮之顧獨以為鵝湖之講明濮園之論辨其初亦以相成相濟而稍稍堅持其說以至學與異同之說朝有甲乙之論則其趨流之末勢使然不佞所願於諸士者象山之學永叔之節而趨流之末勢則不敢為諸士願也夫士讓其官俗讓其長

平世之軌也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乖國之風也諸士之在今日則同袍也其進而登用於朝則同朝之寮案也崇臚之階自今日始圖之進退願在今日諸士其尚一德一心慎終如始惟爾之先正是從而無務過持其高論以佐泰和之盛而繼伐木之響即鹿鳴之舉有餘榮不佞與被其德音矣

篇意

在和平立論以伐木晏子之言發端末以江右之先達如象山之學永叔之節為諸士願而不願如鵝湖之異同濮園之旨釋義鵝湖陸九淵與論辦以自謬於和平之旨 濮園 歐陽修議濮安 德性道問學之旨 有鵝湖異同之辦 懿王典禮事

### 送李仰城之山西總戎序

寧遠公方以武事垂帶礪之業而長君仰城公者以名將子捕首虜樹功伐塞上入為勳衛副北軍久之拜大將總三晉之師東起遼陽西竟太原數千里之間則李公父子為扞蔽云李公既受賑以行三韓士之官於朝者皆出祖而以言屬不佞不佞將稱述闕閱以侈行色無當於贈言之義即欲有所陳說則封疆之事非所習雖然視諸故記畧可得而言矣夫將臣立功闡外者惟其時耳以李將軍氣蓋一世受知

人主而文帝以為不遇時假令生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蓋天下始和親也及當武帝時盛兵出塞而位不過九卿任不過偏將至不得一當前行此雖遇時與不遇何異哉李公故儻募負奇力扼虎射命中居常率迹射之士自當一隊橫衝匈奴相戒不敢犯此其意氣無異李將軍今且建大旗鼓握虎符以往其遇合於時視李將軍何如矣蓋嘉靖中虜勢張甚薄我郊甸入衛之師雲翔而不能戰烏覩所謂犁庭度漠之奇隆慶中虜始悔禍稟受纓縻將士以徼功

為戒即勇畧如飛將軍者持籌而計市直爾犁庭度漠之奇安所用之日者虜族類不相能尋及干戈三月不解所殺傷以千計而其大酋名王不能禁止今雖小定然而各操其隙疑不能無兩心意者天將大披其國長其爭端而未殺其毒未可知也夫虜勢所由盛衰邊事所由利鈍惟此時矣 朝廷深惟至計推轂而遣將軍願將軍熟計之而無與俗同夫神爵之兵力非勁於元狩出塞之師長駕遠馭非加於曩時之畧也不用甲不伸威而單于入朝邊徼以寧此

非漢道有強弱而虜勢有分合也今有能兩匈奴其國如五單于爭立之事者乎其強者長內亂而弱者藉外援行矣李公功名之會千載一時不可失也日當邊陲少事拊循士卒討練軍實乘隙蹈瑕成軍而出足以一逞而將吏視蔭無能遠圖士氣沮傷軍行惰窳今即有渾邪要邊叩關內附而中國能具驃姚數萬精騎迎之境上者乎將雖仁明誰與領此夫疆場之事即可以亡奇奈何亡備一旦有不虞不戒虜騎闕于互市之下其何以制其死命願將軍熟計之

也夫國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陳湯發屯田吏士毆徙烏孫兵破三重城斬郅支首此豈素所訓厲與將相習者哉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衆一號令之氣色精明今以李君才畧總三晉之師指麾變置而戎行有不改觀卒乘有不增氣者乎無論遠者即我三韓之卒非素勁也敗傷之氣數年未復特以君家大將軍用之而士務先登戰不旋踵威震殊俗武暢四海由此觀之士豈有勇怯顧將之所用之行矣李公勵飛將之氣決射聲之計師臨淮之紀律逐神爵之長

策千載之功一朝而立使後世稱國家之有世將比

於吉甫召虎嗚呼真不負此時矣

**篇意**

李公以將種當立功之時異於漢李廣之生不遇時者北虜有隙可乘彙用間如漢之分為兩匈奴一奇也成師而出如漢之渾邪王降驃騎具精騎數萬迎之境上二奇也虜或解盟能制其死命如漢之陳湯斬郅支首三奇也不負時三字一篇大意

**釋義**

**受賑** 古出兵則先祭社賑而出 **萬戶侯** 豈足道 **帝謂** 帝謂李廣 **視蔭** 視官秩如驃姚將軍霍去病率數萬騎迎 **神爵** 漢神爵年間匈奴來朝之境上

賀督府張老先生考績序

邯鄲張公督薊遼三年主爵上其績於朝 天子

下璽書贈其父母王父母如秩即幕府拜大司馬視

事如故於是部郎官監司大將軍而下凡在公屬者

皆來賀則進而稱曰自公之來賦車藉馬飛芻輓粟

三軍之士皆宿飽將吏垂橐而無私焉計臣藉手以

奉其職惟公之功當薊塞者盡屬國也稽首受賜而

不敢橫索小闌入輒質而罰之馴之股掌而制之繡

緜夷循其約民狎其野惟公之功遼歲中虜將吏出

塞俘斬過當太白精明橈槍息氛惟公之功語未既  
公避席遜謝曰 天子之明也諸大夫之謀士之用  
命也余何功之有其敢辱諸大夫之賀諸公不得請  
則介使就不佞受詞焉余惟為公而賀者則公不有  
也為國家而賀者則公不得辭也詩人所歌無如城  
朔方至太原朔方與太原不能兩兼未如公東起遼  
陽西至三關列數千里為鎖鑰也漢大將軍壯出沙  
漠都護西保城郭無與勦不能兩兼未如公用撫於  
剗用師於遼且剗且撫舉引弓之國而就羈紲也論

統馭則廣於吉甫南仲較籌策則難於破虜護羗吾  
不敢賀公之勦伐無此數人而賀國家恩德出周漢  
上也且公獨不見 世廟時事乎烽火在畿戎馬在  
郊朝白羽而暮黃鉞微獨邊臣之計過而 朝廷操  
亦已急矣今 天子不中制不外監掃境而屬之幕  
府故公得從容操縱以建勲勞於國家夫勞國家之  
勞也國家有勞臣而錫予之吾安得有之而安得辭  
之今日之賀公為國家受之可矣抑公受之而思其  
終也夫積日成月積會成要尺寸而銖兩之此庶僚



之績也營平之言曰忠臣作事當為後法澶淵之役以為必如此乃百年無事故以三年之課而有百年之計此大臣之績也戎心向背何常之有其無乃陽順首陰廟其牙則患在外遼之甲兵日頓威外建軍內削則患在內公之功非一時之功也朝廷所以付託公者亦非一時之任也公為國家謀之可矣是舉也家君與焉不佞於公有通家之誼而語不敢稱其私不佞亦為國家而賀者也

**釋義**

小闌入漢法不當入而

櫓槍

惡星名

營平

漢趙充國

贈大中丞冲菴顧老公祖巡撫遼東序

語曰天下無害無所施才信然哉今天下可謂至寧而邵武之亂嶺表之寇滇南之土司浙西之兵變一何紛然其擾也卒所以綏定者冲菴顧公力居多而顧公遂以才顯 天子簡求長策遠畧之臣廷臣以公為稱首則移公備兵於薊既至而蒐卒乘飭干櫓調軍需興水利既有成緒矣 天子以遼左多故復命公持中丞節往視師蓋天下之倚重公久矣憂在南則移公而南憂在北則移公而北而公屹然以身

當大事排大難卒然起卒然應技經肯綮之未嘗而  
譟然已解蓋古所稱倜儻非常之人者耶公之功在  
東南者未易指數而浙西為最著又最難當浙兵闌  
入督府詬辱撫臣自負其罪無所容 天子命司馬  
張公以便宜從事而公實佐之當是時急之則亂緩  
之亦亂急之則患立見而旋至緩之則暫小定而終  
大亂而公與張公從容帷幄禽其大憝盡伏重誅數  
千之衆伏首累息而不敢動浙人至今相謂曰微顧  
公吾屬無所係命矣不佞顧獨以為向者以驕悍之

卒值剌削之令攘臂群起變於浙西變於寧武變於  
滇變於蜀浙最先變而最先伏法使夫揭竿裳而呼  
庚癸者有所惕而不敢逞誰之力也不然天下之脫  
巾而譟者豈少哉尤而效之無所懲艾網廢維弛亂  
乃始長由此觀之公之功不獨在浙明矣浙事既定  
天子慎簡遼左撫臣而以畀公遼之人又喜相謂也  
以遼之疲於奔命而得公為之拊循天其惠我三韓  
哉不佞又獨以為遼以三面當虜而為京東扞蔽非  
得重臣有威畧者徃徃之終不得息肩遼人無所息

肩即幽薊未可高枕而稱無事也何論幽薊即九塞和戎稟仰約束震於天子之威靈而就邊臣之駕馭亦惟遼之武節奮於殊俗足以伐其謀而奪之氣此其為重不獨在邊又明矣公之撫遼也新吾未知其所厝注而獨以已事徵之周條侯之出關軍中驚擾攻擊堅臥不起識者知其不復憂吳也細柳之屯申軍法正軍禮而識者知其不復憂胡也故善馭卒者必善應敵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不佞以此覘公之大有建立於時而遼先被之也是月也長公舉於

京闈夫

天子方歌六月以出師而有司奏鹿鳴以

宴士人臣尊寵並集其門抑亦無所俟不佞言矣

篇意

願公當浙西兵交而能以不緩不急定之定浙西而諸路之脫中者寢謀則功不蜀在浙西也今撫遼東為幽薊者又為九邊先聲則公之撫遼東功又不獨在遼東也立意深委

釋義

謀然已解文見莊子庖丁為條侯堅臥周亞夫為不起久之自定後屯細柳真將軍矣

送水部項公序

家君備兵易水上朝夕與俱則惟民部華公水部項公三人者相得歡甚家君謂項公磊砢多英其學無所不窺類杜武庫而華公精心營職綜理微密有陶士行遺風每遇都門誦兩公不能去口不佞輒退而私識之華公受事新與家君恨相知晚三年之內相終始者則惟項公項公既受代而家君亦量移中州燕臺易水間夙昔共遊處者惟華公一人在耳愴然有河梁之感則命不佞贈項公以言不佞蓋習聞項

樵蘇于山無所得材材盡勢不能他無所索民必執之曰是闌入禁山而縱尋斧者也於是民與商日相持而爭民與商爭固當自主民者畸重民主商者畸重商而官與官日相持而爭業已有爭端則又以徵逐交際彌縫其闕心不競而力爭衷不和而外飾故其相與如含瓦石而常不歡項公家君相與約曰人王人也事王事也吾何心哉曲直在民輕重在法總之不在我如權衡然而無所畸重而兩持其平商與

民得其平則兩無怨而事兩相濟夫主戰者必絀款主款者必絀戰主兵者嘗憂餉不足而主餉者嘗憂兵有餘此無他有已故也夫當國家安危利害未有以為已事者也其所統攝與體貌未有不以為已事者也假如盡曰人王人也事王事也吾何心哉則天下復何事矣今有重器於此一人持之未必舉也一持之東向一持之西向則能舉不能行惟夫兩人舉之而兩相從則茂不濟矣今不務所以相濟而務相競此不佞所為咨咨嘆者也公具文武才多籌策善

騎射確然足為世資當天多事有才皆可以自見  
公之先襄毅公實戡定西陲以銘功于太常今日寧  
夏之變勢劇于石城降胡叛率罪浮于滿四而內食  
積粟外憑驕虜其難且什百往時公亦有善謀奇計  
可以弘濟艱難者乎公所著壯境禦倭畧千餘言足  
稱石畫不佞既得寓日矣西事之未靖則不佞請得  
而面承之家君與公不勝離索之懷而不佞識荆傾  
蓋將自此始既為家君惜別行自快也於是乎言

釋義杜武庫

杜預博學人謂

陶士行

陶侃

終

